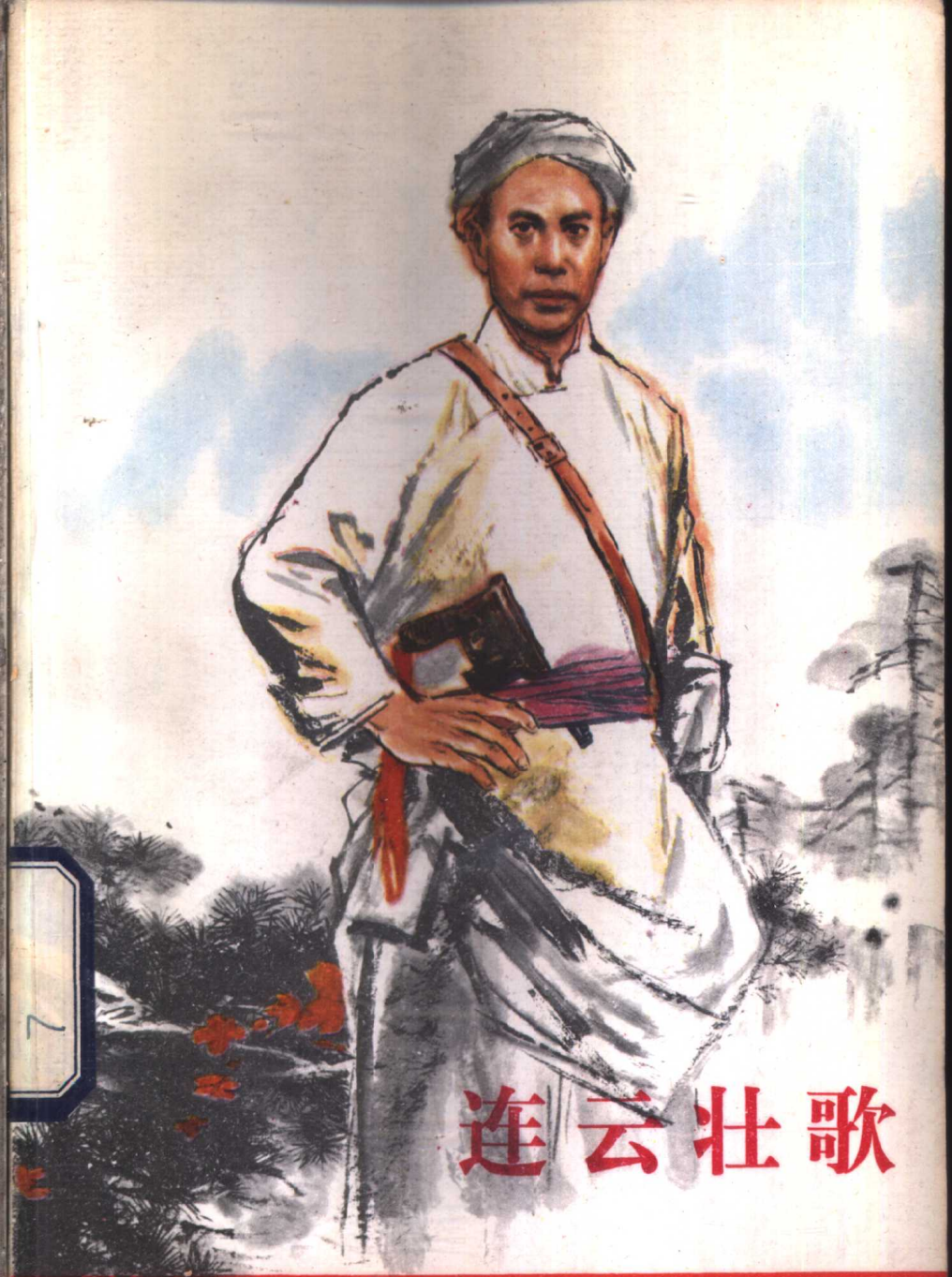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连云壮歌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

连 云 壮 歌

——涂正坤的故事

凌 辉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连云壮歌

——涂正坤的故事

凌 辉

责任编辑：骆之恬

※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（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※

1980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2次印刷

字数：49,000 印张：3.375 印数：5,001—17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45 定价：0.32元

编 者 的 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、湖北、江西、陕西三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

目 录

奇怪的“乱手”	(1)
党救了他	(6)
斗争万恶槽主	(12)
探听虚实	(19)
羊虎岭	(26)
虎口拔牙	(31)
扮“新娘”	(36)
母 亲	(41)
活捉邱国轩	(49)
他是自己人	(55)
想着大众	(61)
金 矿	(67)
铁树要开花	(71)
谈 判	(77)
送 别	(84)
痛斥汉奸	(90)
正气贯乾坤	(95)

奇怪的“乩手”

一九二四年冬的一天下午，荷花洲上响起了当当当的铜锣声，一个头扎罗布手巾的老信子边敲边喊：“开坛罗，快去朝拜呀！”

顷刻，村子里男男女女、三三两两，拿着神香鞭炮，往梧桐山上一座古庙走去。这古庙在平江东乡，名叫十福寺。一对石狮子昂着头蹲在庙门两边。不一会儿，庙前地坪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。外号叫杨屠户的大地主杨石富，头戴顶子帽，身穿长袍马褂，手撑“文明棍”，分开众人，焦急地走进庙堂。身后跟着提着一篮香烛的胖小子。

管香火的徒弟见杨石富来了，扭转身，朝着一个穿长袍的瘦长汉子扮了个鬼脸，扯开嗓子叫道：“开乩啊！”

昏暗的庙堂唰地亮了！无数支烛光照着墙上挂着的一幅幅神像：什么吹洞箫的吕洞宾大仙啦，骑青牛

的老子道君啦^①，脚踩风火轮的哪吒啦，还有操大刀的杨戬啦。神像下面摆着一只铁铸的香炉，足有一张小圆桌那么大。香案上蜡烛高照，香炉里白烟缭绕。香案两旁站着两个汉子。其中一个汉子，年纪大约二十六、七岁，高高的个子，清秀的脸庞，一对又黑又亮的大眼睛，显得十分机敏。他扎块红纱头巾，手执一副桃树桠做的“仙乩”，把眼睛一闭，笃笃地出起“神”来。寒冬腊月，北风刺骨，他却把短褂一脱，抓起一把香火往赤膊上乱擦；又把香炉内燃着的蜡烛往口里吞，象变戏法似的，从口里吐出烟来。人们望着他啧啧称道，交头接耳地说：“是真神出来了！”“不是真神没那么大的本事。”其实，这汉子擦香火是练出来的，他把香火舞得飞快，好象在身上扎一样。吃燃着的蜡烛是刚一进口，就吹了口气，把蜡烛吹黑了的。

玩了一阵之后，那汉子抓住“仙乩”，在一只圆形沙盘里，唰唰地写字。“啊，快听，仙乩坛请来的神在判词了！”

人们静静地听着。只听旁边一个年纪较大，身穿长袍的人，眼望沙盘念道：“梅花斗雪傲香坛，溪水滔滔透汉关，杨家英灵还故里，闲游荒草踏神山。吾乃

①传说中的吕洞宾大仙是吹洞箫的，老子道君骑一头青牛。

梅溪公堂杨公英才是也。”

杨英才不是别人，正是地主杨石富的曾祖父，居然降临“仙乩坛”了。这使杨石富父子吃了一惊。是不是真的呢？胖小子闪着疑惑的眼神，伸了伸舌头说：“你是英爷爷，你晓得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，哪年哪月死的吗？”

“吾甲子年五月初六寅时生，乙未年七月初四巳时歿。”穿长袍的马上望着沙盘念了出来。

胖小子凑到杨石富的耳边边，问：“爸，真的吗？”

杨石富连连点头。

只听那穿长袍的又念道：“不孝子孙你还怀疑你老公吗？”

杨石富面如土色，扑通一声，跪倒在地，祈求说：“愚曾孙媳妇病入膏肓，危在旦夕，求曾祖父搭救。”

这时候，那位穿长袍的汉子念道：“月秀遭病皆因汝等^①为富不仁，大斗进小斗出，还用水银白秤，伤天害理，若要活命，开仓济贫，广施恩德。”

这杨石富听罢，磕头如捣蒜，连声说：“请祖上息怒，不孝愚孙一定痛改，一定痛改。”

那穿长袍的又念道：“限三日之内做到，否则性命

^①汝等，文言词，指“你们”。

难保，吾神去也。”

杨石富低着头，勾着腰，象只虾公似的退出庙堂。连那根撑来的“文明”棍也忘了拿走。望着杨石富这副狼狈相，管香火的徒弟，嘿嘿笑出声来。那出“神”的汉子朝他眨眨眼，小徒弟赶忙喊：“闭坛罗！”

人们散去后，他赶紧去关上庙门，从破窗户上伸出半个脑袋去瞧那地主。这时，出“神”的汉子在小徒弟的屁股上拍了一下，小徒弟回过头，双手搂着那出“神”的汉子，两人会心地笑了。

这出“神”的汉子就是远近有名的巧裁缝涂正坤。涂裁缝怎么出起“神”来了？

原来，那时候乡下的地主恶霸，土豪劣绅变着法儿盘剥贫苦农民。农民们对他们无不切齿痛恨，也在想办法和他们斗。那个叫杨石富的恶霸地主最狠毒，他用大斗收佃户的租，用小斗掇出来。他贩卖食盐，特制了一杆空心水银秤，卖出时向下一斜，每斤要短少半两。当时盐很贵，一担谷只能买一斤盐。他这一弄，每卖出一斤盐，就要吃去穷人半斗谷的血汗。穷哥们恨得直咬牙，早就想收拾他。一天，几个穷哥们来到涂正坤家商议，有的说：“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冲进去把他的斗和秤砸了！”有的说：“寻个机会好好揍他一顿！”

涂正坤静静地听着，半天不吱声。做裁缝的职业磨练了他冷静沉着的性格。做事好比裁衣，不算准，他是不轻易下剪刀的。琢磨了半天，他对穷哥们说：“冲进去，杨石富会诬告我们到他家打劫，万万使不得”。

“那我们就忍了不成？”

涂正坤说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前几天，我在献冲缝衣服，看到那里有个仙乩坛在出‘神’，讲的都是些胡话，可不少人都信以为真。杨石富那帮老狗最信神，他老婆近来又病了，正四处求神，我们何不办个仙乩坛，引他上勾，教训教训他。”

穷哥们一听，个个眉飞色舞，觉得是个好办法，于是七拼八凑，也办起一个“仙乩坛”。涂正坤利用他上门做裁缝的机会，多方打听杨石富家祖宗几辈的一些情况，经过一番谋划，就正式开坛了。这晚上，涂正坤装作是杨石富的曾祖父“下凡”，杨石富果真上勾了。这个崇信鬼神的家伙，担心阎王真会要他的命，回到家里，偷偷把那小斗和水银秤收起来了，还打开粮仓，放赈了好几天。

涂正坤和穷哥们办的“仙乩坛”，每次开乩，都要嘲弄一两个地主豪绅。穷人们心里好高兴，暗暗翘起大拇指，称赞涂正坤：好一个奇怪的“乩手”。

党 救 了 他

俗话说，瞒过初一，瞒不过十五。很多地主豪绅吃了大亏，把涂正坤恨得要死，纷纷告状。一天，团总派了一帮团丁，到梧桐山十福寺来抓涂正坤。罪名是开假仙坛，侮辱乡绅，聚众滋事，图谋不轨，要抓他去坐班房。

一位教书先生，从团总那里听到这消息，便悄悄上山，告诉了他。让他暂时出去“躲一躲”。

涂正坤听了，咬着嘴唇，勾着腰，坐在神案边一动也不动。

“快走呀！”教书先生急了。

涂正坤抬起头，望着教书先生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他们凭什么抓我，我又冒犯法！”

教书先生告诉他：“这个世道的法，都是维护土豪劣绅利益的，你触犯了土豪劣绅的利益，还不就犯了他们的法！”

“要说我犯了法，我就跟他们打官司！那些地主豪

绅尽欺负我们穷人，我办仙坛整整他们，又能把我咋的？”涂正坤愤愤地说。

教书先生笑了笑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怎么说出这些蠢话。你一个穷汉跟他们打官司，还不是自找倒霉！”教书先生眨了眨眼，想了想，压低声音说，“快收拾一下，到我老家罗家洞帮我缝衣去吧！”

这位教书先生名叫罗纳川，比涂正坤大三四岁。他个子不高，两颊消瘦，穿一件老蓝粗布长褂，一双圆口布鞋，待人很真诚；涂正坤早就认识他，知道他是个好人。来到罗家洞罗先生的家里，涂正坤急着要罗先生拿布缝衣。罗纳川翻腾了半天，拿出一件破棉袄，请正坤缝补。涂正坤接过一看，不由得一怔。这件棉袄实在太旧了，棉絮从破洞里漏了出来，有好几处还打着补丁。涂正坤说：“罗先生你就缝件新的吧！”

罗纳川笑了笑：“想缝呵，可布还在铺子里呢。”

涂正坤感叹地说：“原来您家里也很穷啊！”

“我比你还好一些呢！都落雪了，你还只穿件夹衣，不是连件破棉袄也没有吗？”

一句话，说到正坤的伤心处，他想起了苦难的童年。于是便一边缝着棉袄，一边对罗纳川讲起了他的经历。

一八九七年十月，涂正坤出生在乎江县嘉义谢江

洞的一户穷裁缝家里。父亲涂焕伯和母亲何九莲心地善良，给穷苦人缝缝补补不肯收费；给富户缝衣那帮人又拖欠赖帐，所以，纵然有一双巧手干活，家里的人还是吃不饱，穿不暖。有一年，他家里失火，不仅破衣烂袄，连针头线脑都烧得精光。快入冬了，涂正坤还打着一双赤脚；母亲只好抱住他的脚，在怀里暖着。也就在这一年，母亲到一家地主家里做衣，说是工钱从优，年底结帐。一天，涂正坤母亲，把掉在地上的一点碎布筋筋扫了起来，打算拿回家给小正坤衬只鞋底。母亲对地主婆说：“东家，这点碎布您留下也没什么用，给我吧！”

那地主婆眯了眯肥嘟嘟的眼皮，笑咪咪地说：“那算什么，拿回去吧！”

转眼间，年关快到了，涂正坤的父亲涂焕伯便去找地主算工钱。不料，那狗地主板起脸孔训斥道：“我没找你夫娘①要布钱，你反倒找我要工钱，去你的吧！”不容分说，把他赶了出来。涂焕伯气得浑身发抖，回到家里，抱怨何九莲，大不该捡了那点布筋回来。何九莲一气之下，忙叫正坤从脚上脱下那双布鞋，拎着鞋到地主家去评理。那地主婆却翻脸不认帐，捧着水

①夫娘：平江土话，即妻子。

烟袋，虎着脸说：“谁知道你拿走了多少好布呢！”她扭着腰，拉了拉那驼绒袄，鼻孔里喷着烟，“你看，给我缝成这个样子，糟踏了衣料，我还没找你算帐呢。”

“什么？”何九莲受到莫大侮辱，她面色苍白，咬了咬嘴唇，好半晌才说：“不讲理，我要去告你！”

地主婆嘿嘿冷笑，说：“我不找你赔布，就算赏脸，你还敢到我家放肆？来人哪！”地主婆把水烟袋朝桌上一顿，立刻闯进来几名彪形大汉，竟把何九莲当成“贼婆”，捆到乡公所，绑在一棵大樟树上……

讲起往事，涂正坤的泪水滴落在缝补的棉袄上。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对罗纳川说：“有什么法子呢？那些地主豪绅害得我们穷人好苦，我气不过，跟几个穷哥们商量办了个仙乩坛整他们，这次要不是您送信，我怕连命也丢了。”

罗纳川听完涂正坤的话，深沉地说：“这个社会太黑暗了，穷人只有起来斗争才有活路。不过，照你那样办仙乩坛是整不倒地主阶级的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涂正坤瞪大眼睛问。

“得把所有的穷人组织起来才行！”罗纳川紧握着拳头说。

“好啊，罗先生就领个头吧！”涂正坤敬佩地说。

罗纳川压低嗓门告诉涂正坤，如今领导穷人闹革

命已经有了个好带头，但这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组织。她要把亿万工农群众组织起来，把黑暗的旧世界推翻，创建新中国。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。罗纳川说到这里，非常庄重。他的每一句话都象春雨滋润着涂正坤的心田……

这时候，从涂正坤的老家传来反动团丁加紧搜捕涂正坤的消息，罗纳川便留涂正坤在他家再躲些日子，借这个机会给涂正坤讲了很多革命道理。

一天晚上，涂正坤恳切地说：“罗先生，还是让我做点什么事吧。”

罗纳川凝思了一会儿说：“也好，我把你送到辜家洞那边去，你到那里一边做衣一边做发动穷人的工作。”

“好！”

不久，涂正坤带着做缝纫的行头，跟着罗纳川连夜赶到了二十多里外的辜家洞。

罗纳川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一九二五年他在嘉义地区，办起了秘密的农民协会。涂正坤被推选为农民协会副会长。

这一年，兵荒马乱，干旱严重，饥饿的农民日子更过不下去了。狠心的大户，遇到灾年更觉得有利可图，他们卡紧农民的脖子，把粮价从三块光洋一担一

下提到五块。农民们望着干瞪眼，就是没办法。就在这时候，罗纳川和涂正坤出现在饥民中间。他们领着大伙向土豪大户开展平粜斗争，揭穿地主豪绅的阴谋诡计，平粜斗争取得了胜利。农民协会规定，大户再不得随意抬高粮价，卖价要由农民来评定。秘密农会替农民办事，把众多的穷苦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。涂正坤也从斗争中第一次看到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。这年五月，涂正坤由罗纳川介绍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斗争万恶槽主

大清早，鸟儿还没有出林，涂正坤就踏上了去连云山的小路。他是被党派往那里去开展罢工斗争的。

连云山雄峙于湘、鄂、赣三省交界之处，绵延数百里。这里遍山长着一人多深的野草、芦茅。白涛般的云雾绕着山腰，碧海似的松涛在云雾间呼啸。山坳里用石头垒起的纸槽，方方正正，一个接着一个。纸槽旁边搭着一个个的人字形茅棚。茅棚只有六、七尺宽，却住了好几个做纸的工人，一躺下，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工人们吃的是烂红薯丝，穿的是磨得破破烂烂的皂布衣，象乞丐似的。

涂正坤一到这里就串茅棚，问大伙儿要不要请人缝衣？一个纸工气呼呼地说：“肚子还填不饱，还讲缝衣！”

涂正坤说：“没新的缝，那就补补旧的嘛。”他打开包袱，拿起针线，就给纸工们打起补丁来。边打补丁，边和纸工攀谈。